



情感认同：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以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例

岳冰倩

(湖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精细化的社区治理离不开“情感”这一要素的投入。本文将“情感”作为治理的手段,以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例,深入分析“情感认同”能够激发社区共同体建设的运作逻辑,并总结出其助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四条路径:构建社区与居民共同的利益联结;提升居民对社区共同体认知;提高居民的社区治理主体意识;赋予社区强大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情感认同;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2024)01-0091-05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4.01.015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这个符合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社会治理发展模式,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改革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人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强调重点,意味着要紧跟人民群众,时刻关注民生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促进公众参与,从而构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民主社会。而“情感”是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大尺度、原子化和碎片化加剧的城市社会中发挥着联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群体与国家的重要作用^[2]。因此,本文将从“情感认同”出发,以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案例,分析“情感认同”激发社区共同体建设的运

作逻辑,并总结出其助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

二、社区共同体和情感认同命题回顾

(一)社区共同体命题的回溯

社会共同体成为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和核心议题的起源要从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谈起,该书首次把共同体(communitas)从社会(societas)概念中分离出来,用“共同体”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3]。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和友谊(精神共同体)。简言之,“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国家

收稿日期: 2023-08-30

作者简介: 岳冰倩(2000—),女,河南焦作人,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社区治理。

和社会有效治理的共同目标。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城市化的推进,人口的快速频繁流动所导致的异质性使当前社会的共同体概念与理想状态的“共同体”相差甚远。对“共同体”的内涵界定的启发,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不仅仅是具有明显地域性质的生活和利益共同体,而且是一个“脱域性”的具有共同责任和公共精神的共同体,要想达到此目标,仅凭多元治理主体依靠技术和制度的刚性手段还远远不够,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寻找另一个维度来优化,由此便出现了“情感”这一要素。

(二)情感认同命题的回溯

建立“情感认同”便是情感治理的关键要素。情感认同是通过情感中介深入主体的一种心理反应,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定势^[4],通过唤起人的真挚情感从而获得理解、认可和接受,拥有坚毅持久的影响力。“情感认同”一词虽在近几年才被提出和关注,但纵观中西方社会思想的变迁和发展,情感认同却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和历史逻辑。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里的民心一定包含着“情感认同”。作为拥有一个“情本体”社会的中国,其千百年来所尊崇的儒家思想就是以情感和道德为核心,这就表明“情感”一直是立国和社会建设的基石。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情理社会,即使在强调理性占据绝对上风的情况之下也始终离不开情感这一话题,情和理始终要共同作用,才能推动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然而,在近代西方的国家理论体系中,理性完全压制情感,利益驾驭激情,情感被视作为非理性的,我国公共治理受早期西方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始终强调效率、技术和制度等工具理性,对情感的治理及应用严重忽视,这已经无法为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适用,引发了深层次的消极情感,因此,激发了情感认同这一命题对消弭消极情感、增进社会联结的再思考^[5]。值得注意的是,情感认同的核心是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情感需要,实质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重视,是激发国家和社会良性运转与循环的内生动能。它不同于传统以来一直所遵循的技术与制度治理模式和手段,它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与后两者相较,情感认同更像是一种柔性治理,有其内在的运行逻辑。情感认同侧重于非正式的情感沟通和情感回应来触及人们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情感,激发人们的情感实践,挖掘人们的情感资源,以达到满足

社会成员情感需求的目的,使社会成员形成一种积极正向的社会意识,这才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顾名思义,在情感认同视觉下,探讨构建社区共同体是指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秉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念,运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情感沟通与情感回应等情感策略来重塑社会情感,激发社区正向情感的再生产,逐步形成持久强韧的社会情感联结,并协调好社区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值得提出的是,本文从“情感认同”视角切入,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制度和技术治理等刚性的治理手段和模式,而是在此基础之上,需要更深层次、更高阶的治理方法来调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描述的一样,制度和技术治理满足的是社会成员的缺陷需求,而情感认同则满足的是社会成员的增长需求。

三、案例透视:武汉市“中央花园生活圈”的建设

(一)案例描述

2022年6月6日,《武汉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印发,提出到2025年,在全市建设改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12个,其中社区商业中心40个,生活圈品牌连锁店占商业网点的比例达到30%以上^[6]。届时,社区居民最多只需15分钟便可满足购物、社交、文化、娱乐等多种需求,真正拥有“家门口”的一站式便民服务圈。此前,商务部等12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公布30座入选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名单,武汉入选。梳理发现,事实上,武汉市早在2015年便提出了打造“十五分钟生活圈”的概念并付诸实施,目前在武汉市部分中心城区已有诸多相对成熟、完善的“十五分钟生活圈”。

近期,在武汉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第一期评估中,中央花园生活圈以89.5的分数获全市第一。作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建的全封闭物业管理型老旧小区,中央花园生活圈可谓变化惊人。其地处南湖花园城的正中央,常住人口约8600余人,周边商铺482家^[7],其中包含连锁商超、酒店、生鲜市场等中型商业体及餐饮、服装、教育机构、美容美发、医疗机构、银行网点等便民服务点,还有幼儿园、中小学校、南湖邻里文化活动中心、养

老中心等多家辖区单位,生活十分便利。该社区去年成为武汉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社区,为更好地服务辖区居民,让居民们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一站式高品质便捷服务,在南湖街道的指导下,社区立足自身特点,以构建“社区共同体”为理念,着力打造更舒心、更贴心、更暖心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过做优网格联万家、聚力资源强服务、小区改造治环境、谋篇布局新业态、拓宽服务受众面等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央花园社区特色的多业态集聚便民生活圈,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所需,提高辖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同时也促进了辖区企业、商户的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街道社区与南国置业合作,不仅在商圈一楼打造了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持续开展各项服务聚集人气,商圈日活率由1.6万人次提高到2.1万人次,真正做到“红了党建旗帜、火了商圈经营、暖了小哥心田、赢了居民口碑”。并且还在商圈二楼新建了武昌南湖党群服务中心,成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居民们通过生活分类、便民生活、服务半径等展示区域,可以形象直观了解整体业态分布和服务内容,同步配置的共享直播间、会议室、办公区更贴心地服务于辖区商户和创业青年。为了吸引多元力量参与街区共建,街道社区还顺势打造了湖北省首个以商圈为阵地,集“志愿服务+经营发展+再服务”为一体的“南湖·公益街”,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活需求产品及服务,使居民“乐”在南湖,“益”在南湖,下楼步行10分钟就能开心地休闲娱乐做公益,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中央花园社区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显著成效,生动反映了用便利温暖居民心,为大家带来最家常、最接地气,同时也是最需要的生活服务,可以成功搭建起“情感认同”,对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情感认同”激发社区共同体建设

社区治理共同体包括价值共同体、制度共同体、行动共同体^[8]。价值共同体指的是具有相同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行动目标的多元治理主体。追求人民的幸福是所有国家的最高目标,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国家和地方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基层治理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就是让人民生活幸福,让老百姓有真正的成就感,感到生活的

舒适与安全。在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拥有一个新型的邻里关系,实现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共同发展。但建立精神内核并非容易之事,需要有制度保障,用制度来规范参与治理各方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以及运作机制,并在机构之间达成共识,组织居民、企业、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物业等多方主体,形成制度共同体。此时,行动共同体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价值共同体、组织共同体都是在一次次行动中逐渐形成的,通过互动载体和实现路径,共同创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各主体之间利益不同,在行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矛盾。因此,需要建立情感认同,促进价值共识、制度共识、行动共识的产生与延续。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分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达成情感认同,促进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既便捷了居民的生活,也提升了居民的参与度与满意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体现了社区精细化治理,也突出了“问需于民”的重要性。便民生活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引导差异化、特色化经营,更加重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通过拓展智能体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丰富便民生活圈应用场景,持续发挥便民生活圈便民利民惠民的重要作用^[9],从而达到了情感认同,实现了价值与制度共同体,促进行动共同体的产生。同时,武汉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加强政策保障,打造适合各区实际情况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取得了情感共识。正如武汉中央花园生活圈富有特色多业态集聚便民生活圈以及因地制宜的引进与管理模式一样,不仅促进了“企业运营+社区管理”的合作模式的发展,也为制度共同体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各主体参与程度不断加深,“社区治理共同体”日益联结。

四、情感认同助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路径

通过分析情感认同激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逻辑,可将情感作为一种治理手段,通过以下途径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一）构建社区与居民共同的利益联结

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不仅仅是生活共同体,更是利益交织、互帮互助的共同体^[10]。找到社区和居民的利益联结,就是逐步建立起各参与主体达成共识的过程,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参与意愿。并且通过利益的满足,可以提高居民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形成良性循环,培育好的社区氛围并激发社区公共价值观的形成,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基石^[11]。

(二)提升居民对社区共同体认知

俗语讲,远亲不如近邻,远水救不了近火。社区建设不能单靠钱,要和邻居好,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共存共荣的社区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对上级的孝道,和谐的农村,促进家庭和睦和维护社会稳定,营造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的社区治理氛围^[12]。然而,在现代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社区中,这种具有优良文化传统的社区氛围逐渐消失了。人冷漠,无家可归,这是很多现代都市人的心理感受。因此,需要坚持创新观念,加强居民对社区参与的了解和认知,并构建多种参与途径,促进居民对社区共同体认同感。例如,可以通过“互联网+社区”形式,让居民充分了解并熟悉对于公共事务处理的过程和方式,帮助居民克服畏难情绪、减少距离感,提升民众参与积极性与有效性^[13]。

(三)增强居民的社区治理主体意识

培育居民主体意识,提高居民参与度,自觉承担社区责任,需要通过赋权来实现。要给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话语权,社区治理过程应是多方表达意见的过程。同时,要赋予居民对社区资源的支配权,只有让社区居民感到个体对社区资源有所谓的“所有权”,为居民的合理诉求提供一个有效的表达渠道,培育居民的公共精神,大家才更容易建立起主体意识^[14],促进社区共同体的生成以及大家对其的信任与依赖。

(四)赋予社区强大的内在动力

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可以为社区建设赋予更大的能量,促进社区产生内在核心动力。长期以来,社区文化建设和志愿活动的主要建设力量一直是中老年人^[15],社区建设忽略了小孩这一群体,殊不知孩童也是构建社区共同体、联结并维系居民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孩童作为连接社区居民之间的纽带,这对于消解人们之间的心理防备,建立起对彼此信任的最舒服最人格化方

式,使社区居民从空间布局上跨越“熟人门槛”,形成社区文化认同并塑造公共精神^[16]。就如武汉市“一刻钟便民服务圈”未来发展中提到的:为社区配置老年大学、青少年空间、社区阅览室、文化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积极开发社区教育活动,把“托儿”和“托老”合二为一:采取“老人+孩子+社工”的模式。这既能满足各年龄段居民的情感需求,也可以促进大家积极投身于社区建设,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增添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五、结论

就人类社会来说,情感互动是自然而必然的,情感认同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基石。从居住区到社区再到生活圈的美好营造,一刻钟“圈”出的便捷、认同与成效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将“情感”作为治理的手段,坚持“以人为本”和“人民至上”的原则,并运用相关策略满足居民需求以达到情感认同,可以协调和重构社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增强居民的满意度,从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格局。

参考文献:

- [1] 中国青年报.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s://news.cyol.com/gb/xwzt/V1QB2xrE/index.html>, 2023-03-20.
- [2] 魏航,彭文洁,石楠.“氛围”: 情感治理的新路径——基于P市文明城市“模范氛围”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4): 47-54.
- [3] 王力平.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J]. 甘肃社会科学, 2023(2): 53-61.
- [4] 蒲传新. 情感认同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18-23.
- [5] 高飞. 梯度情感动员的双重过程: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递进逻辑[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4): 55-62.
- [6] 武汉商务. 武汉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到2025年增112个[EB/OL]. <https://mp.weixin.qq.com/s/fAxqyPSAdlOUGQTA9kPQHQ>, 2023-04-30.
- [7] 长江云新闻. “圈”出便捷“圈”出幸福, 看这个社区如何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EB/OL]. <https://m.hbtv.com.cn/p/2407072.html>, 2023-5-20.
- [8] 谈小燕. 文化自信、情感认同与治理共同体——以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楼门治理为例[J]. 装饰, 2021(10): 44-47.

[9] 史志鹏. 更精细化地打造便民生活圈[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11-14(005).

[10] 贺芒, 李明洋. 要素协同与情感治理: 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双重”逻辑[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2(2): 38-51.

[11] 蒋英州, 王创宇. 人民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J]. 重庆社会科学, 2023(4): 5-21.

[12] 韩勇. 基层情感治理的作用逻辑与运用策略[J]. 领导科学, 2021(20): 46-49.

[13] 邓雅丹, 葛道顺. 社会心理视角下的社区参与[J]. 社会科学文摘, 2020(8): 62-64.

[14] 刘太刚. “以规治情”与“以情治情”: 社区情感治理的再认识[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6): 11-18.

[15] 孙月岩, 陈岩. 情感治理视角下随迁老人社区融入路径研究——基于N市S社区的实地调研[J]. 领导科学论坛, 2022(8): 88-93.

[16] 文宏, 林仁镇. 情感嵌入: 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现逻辑——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实践考察[J]. 社会科学研究, 2023(2): 43-52.

[责任编辑: 许海燕]

Emotional Identity—the Pat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Wuhan’s One quarter Convenience Service
Circle as an example

Yue Bingqi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China)

Abstract: Refined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nput of emotion. Taking emotion as a means of governa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Wuhan’s one quarter convenience service circle as an example, deeply analyze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emotional identity to stimul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and summarizes four path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build a common interes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residents; raise residents’ awareness of the community; raise residents’ awaren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empower communities with strong intrinsic motivation.

Key words: emotional identity;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path